

# 星期天夜光杯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3年2月12日 星期日 第951期 | 新民晚报 | 首席编辑: 吴南瑶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 wup@xmwb.com.cn

## 2

### 不惧压力, 因为被爱着

作曲李京键一看, 啊呀珊姐进组了, 当然要让她们添彩呀——相信观众也一定同意给她加戏, 于是增加了不少唱段。大家也起哄: “珊姐, 你就哇哇唱吧!” 于是, 江珊感慨道: “在我体力最充足的时候, 中国音乐剧还没有当下这么繁荣; 而出演音乐剧, 确实是我毕生梦想, 所以, 我就迎向了这个挑战!” 要说压力, 还真有。剧组中99%的演员都是上戏、上音的音乐剧专业毕业的。“我被他们包围, 那一刻感受到的专业和爱, 仿佛我成了孩子”——剧组带来情感互动, 一如暖流, 让江珊更融入。

“太难了”, 江珊郑重回顾道: “真的排练了、上台了, 才感受到‘唱歌’与‘演音乐剧’, 是多么地不同! 演音乐剧时唱的歌, 都应该是有表情的, 有戏剧推进力的。”她唱过独唱, 也唱过合唱团, 但音乐剧对在戏剧里唱歌的要求完全不同, 哪怕在大家都经历过高烧之后, 也要“确保

有足够的气息‘顶’上去, 做到漂亮的声音, 可以平滑优美地输出……”

大家认为曾经出过唱片的江珊, 既是卓越的演员也是职业的歌手。岂料她答: “我做歌手的时候不怎么喜欢演出。”她十分感谢《梦里水乡》这首歌能让自己赢得大家的喜爱, 但是她更喜欢在录音棚或者小型现场音乐会上, 不重复地唱歌。而在音乐剧里唱歌, “是以唱歌的方式去表演, 是塑造, 丰富性远胜过单纯唱歌。”艺术家的创造性, 体现在戏剧之中。

与剧组演员的合作也令人期待碰撞出艺术的火花。在音乐剧《赵氏孤儿》中有精湛表现的郑棋元也参演了《夜半歌声》。江珊对他赞不绝口: “他在台下是十分简单的人, 而在台上看起来阅尽世事——只有他的简单, 才能把复杂的情感收入心底。他能把复杂全都包进这个角色里, 又把这个角色提起来。”



▲ 江珊与女儿(左图)、丈夫演员田小洁

## 3

### 家庭生活, 重在愿妥协

谈及生活, 江珊打趣道: “与其说我安静, 不如说我无趣吧!” 说完, 她哈哈大笑: “我是一个万年宅, 最大的乐趣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听听音乐——工作已经足够五光十色, 所以自己的生活尽量保持黑白。”但是, 她有一句金句值得琢磨: “在家庭里, 最重要的是: 妥协——妥善协商!”

“妥协”不是负面的词——而是“妥善协商”。能够成为家庭中的一员, 都是很大的缘分和福分。如果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能够妥协, 那就会变得“世界如此美好”。“我也会向老公、女儿妥协——在家里, 要去讲面子吗? 没有任何意义。”在家里, 对错不重要, 感情最重要。

回忆小时候, 江珊流露出特别小女生的那一面: “那时候我最想做的是服务员, 哈哈哈哈哈——因为百货商场里藏着很多好东西, 人家需要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能拿出来, 特别厉害。”江珊父亲江怀延是演员、编剧、舞台剧导演, 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 母亲也是文艺工作者。其实, 父母对江珊是“屏蔽”这些信息的。她只有在周日才可以看一会儿9英寸电视机。妈妈特别希望江珊成为医生, 但是她晕血……当江珊上

高三之际, 恰好父母参加了战友聚会——父母们就在讨论子女前途, 说基因肯定是存在的, 且艺考都是提前的, 不妨让孩子先试试呗! 于是, 父母这才松口。

生活之中, 难免有坎。重要的是, 怎样把人生道路遇到的坎儿变成好事——虽然特别难。其实, 这也是人的蜕变过程。鹰到老的时候, 蜕变是多么痛苦——先毁掉自己的喙, 再去利爪、羽毛, 才能重新飞翔。这是一个令人十分敬佩的物种。“我愿意把鹰的转变过程, 放到人生的转变过程。”人生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你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既然遇到了, 就是一个人应该遇到的, “那我就去面对它、解决它, 变成自己的动力。”

但是在演艺圈里, 最重要的则是心态。但是做舞台剧, 必须耐得住寂寞。演艺圈诱惑很多, 你是否能够做到全身心投入舞台——自问一下, “我到底有多少百分比回归舞台呢? 我时常会跳出来看舞台上的自己——我是可以耐得住寂寞的。”

心态和你对待这份工作以及对待自己的态度, 是最重要的。我还没做到“笑看风云”, 我需要的, 只是安安静静地, 深度地投身一件事。

## 江珊归来

◆ 朱光



## 1

### 再见上海, 感觉大不同

今年春节, 有观众沿着芝罘路的中国大戏院到汉口路的扬子精品酒店逛街, 惊喜地遇到了素颜的江珊在逛马路。如果你错过这一幕, 可以期待4月春暖花开之时——江珊的首部音乐剧《夜半歌声》继续在中国大戏院上演, 排练场地还有同属大光明集团的黄浦剧场, 届时, 未尝不可再次“巧遇”江珊。

在接受专访之际, 她刚从三天高烧的状态中恢复不久, 嗓子还有一丝丝哑, 但是已经以“徐阿嬷”一角, 在《夜半歌声》中登场: “演音乐剧, 是我一辈子的梦想。”

音乐剧《夜半歌声》是为中国大戏院度身定制的剧目。1937年, 电影《夜半歌声》就是在黄浦剧场(当时名为“金城大戏院”)首映, 正是如今中国大戏院的“姊妹剧院”。因而, 在充满历史人文的空间里, 融入一个原本就根植于此的舞台作品, 还是一部音乐剧——制作人李东一向江珊提议, 她就心动了。李东也是话剧《德龄与慈禧》的制作人, 江珊曾在这部话剧中扮演过慈禧。当时, 他俩就建立了彼此深度信任的革命友谊, 并提及今后江珊可以为李东制作的戏剧担任“表演指导”。因而, 当某晚23时左右, 李东打了个电话与江珊说: “我现在与牟森导演在一起, 准备做一台音乐剧《夜半歌声》, 要不您先来做‘表演指导’?”江珊自然就一口答应。然后, 李东“得寸进尺”道: “那要不, 我们就把戏里的‘徐阿嬷’这个角色写进了, 您来演?”本来, 这个角色是台词中提及的人物, 并没有出场, 但是“一直以音乐剧为梦想”的江珊一听戏份不重, 暗想, 可以尝试……于

是, 她就进组了, 完全没有想到事实情况大大超出了自己的预计。

以前来上海, 江珊通常走的是个两点一线的封闭路线——酒店、片场, 来回循环, 周围有啥一点儿也不知道。此番, 她走着去剧院, 走着去排练场, 还骑了共享单车, 了解了很多单行道, 还能逛逛街。她第一次步行去中国大戏院, 要路过南京路步行街: “我站在那儿, 天哪, 这么热闹! 所有人都特别‘嫌弃’地看着我。”

剧组里的上海人, 充满着工作激情: “我永远忘不了一幕, 刚开始排练的时候, 有位演员下午要早走, 他拿着我们歌谱的夹子跟我打招呼说, 晚上还有很多其他演出, 珊姐明天见!”刹那让她非常感动: “在上海工作的孩子是这么有激情, 这么的不放弃! 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活跃!”她惊讶地听说, 在上海一周7天, 每晚看不同的戏是常态。上海对艺术创作和演出, 接受度很高。

很久没在影视剧中现身的江珊去哪儿了?

这些年, 江珊每年除夕前后都在演话剧《守岁》, 一演演了七年。这个春天, 她又带着音乐剧《夜半歌声》来到上海。“再回首时, 发现我最热爱的还是舞台。”

